

World Influential Men

失败是坚忍的最后考验。
——俾斯麦

王立

编著

世界风云人物丛书

沈阳出版社



俾斯麦传

铁血首相 一世鸷雄

The World Influential Me

铁血首相

一世英雄

俾斯麦传

王立 编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俾斯麦传/王立编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7.8
ISBN 7-5441-0849-X

I. 俾… II. 王… III. 俾斯麦, D. (1815~1898)-传记
IV. K835.1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4850 号

铁血首相 一世鸷雄

俾斯麦传

王 立 编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南关区宏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张: 9 1999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10001—12000

责任编辑: 李应福 何 森 封面设计: 岳建一

责任校对: 王维阁 版式设计: 李应福

ISBN7-5441-0849-X/I·220

定价: 15.80 元

目 录

一、疯狂容克 1

他出身在一个属于容克的普鲁士庄园主家庭。17岁到格丁根大学习法律,后来在柏林大学毕业。由于天性狂妄,常在校内惹是生非。他家给他谋得文官职务,但他弃如敝屣,宁愿经营自己的庄园。他纵情享乐、游泳和骑马,风雨无阻,因而人们称他为“疯狂的容克”。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他开始在普鲁士政坛上崭露头角,成为容克地主的代言人。

二、步入政坛 30

俾斯麦代表极右派的势力,坚定地维护神授君权的政治制度。他一入政界,便决心把松散的德意志联邦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将它们统一到普鲁士的指挥之下。由于自由派的反对和国王的犹豫不决,他的一些政见未被采纳。他先后被任命为驻联邦议会公使以及驻俄国和法国的大使,为普鲁士王朝大卖力气。

三、铁血首相 67

1862年他出任首相后,善于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行其“铁血政策”。他解散了与国王为难的议会,修改了对备战不利的宪法,并先后于1864年、1866年把普鲁士推向战争。战胜了丹麦和奥地利,控制了美因河以北诸邦。1870年,他在普鲁士和法国间制造紧张局势,使法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向普鲁士宣战。他调动普鲁士军队并联合其他各邦军队把法军击溃。

四、内外政策 122

他用“铁与血”的手段,完成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把威廉一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功高盖世,权倾朝野,国内外威望登峰造极。他极力维护容克的利益,对内,发动“文化斗争”,摧毁天主教会的影响,打击反对派“中央党”;对外,推行“新外交”政策,用尽一切计谋来孤立法国,反对俄国,阻止法俄接近。

五、危机迭起 179

他的内外政策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他对工人阶级的恐怖政策产生了和他预期相反的结果: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断增长,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卷起了高潮。政府束手无策。在对外政策上,他没有能够阻止俄法接近,也没能满足贪婪的资产阶级的殖民地要求。资产阶级对他的政策大为不满。他内外交困,危机迭起,地位不稳。



六、辞职下台 238

1888年登位的威廉二世,不能容忍权力过大的宰相对他的牵制,经常同俾斯麦发生摩擦。1890年俾斯麦一手制定的旨在镇压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实施期满,威廉二世宣称他本人“反对镇压”,笼络人心。3月俾斯麦被迫辞职。下台后,他退居到自己的庄园,1897年7月在那里死去。他去世不久,他的三卷本回忆录《思考与回忆》问世。

一、疯狂容克

在德国的近代史上，只要一提到奥托·冯·俾斯麦，世人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形象：身材魁梧、桀骜不驯、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傲慢无理、性格粗俗、暴戾残忍。但也像彼得大帝、拿破仑一样，俾斯麦在世时就已是人们传颂的传奇式人物，同时代人为他的力量所吸引，对他的高明的治国之才感到惊讶。他那种德意志民族所固有的自负，强硬的秉性，同他在国内政坛上，对外交往中的左冲右杀，相互渗透，格外引人注目。他举起他那把锐利的“宝剑”，运用“铁血”的手段，将德意志民族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大业，从而把德意志作为欧洲强国推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1815年4月1日（星期六）下午，一个普鲁士庄园主费迪南德·冯·俾斯麦的妻子，年方25的威廉明妮·冯·俾斯麦在柏林以西、易北河畔的舍恩豪森生下一子，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伟大年代的英雄”的奥托·冯·俾斯麦。

健壮的奥托·冯·俾斯麦使费迪南德夫妇心花怒放。因为他们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经历了种种苦难：头两个孩子幼时夭折，第三个孩子伯恩哈德虽活下来，但却体弱多病，故而四十

多岁的费迪南德又获一子，使他那颗中年的心感到宽慰，仿佛焕发了青春。

五百多年以来，俾斯麦家族世代代是武人霍亨索伦王族的忠顺家臣，具有好战的保守主义者血统，但无特殊功勋。

从他们姓氏中的“冯”字，就可看出它们是贵族。的确，俾斯麦家族像其他乡村贵族一样，属于容克。容克是中世纪初期在易北河以东的斯拉夫荒地上建立首批日尔曼定居点的骑士和征服者的后裔。容克是一种贵族等级。但从来不曾有过其他大贵族所拥有的财富、势力和社会地位。所以，俾斯麦家族对自己出身于名门世家这一点并不抱有非份之想。

奥托·冯·俾斯麦幼年时不是在他的出生地渡过的，因为1816年，他的父亲即带领全家迁往了波美拉尼亚新获得的克尼普霍夫庄园，但舍恩豪森庄园并没有放弃，他们把他托付给了一个代理人经管。

虽然克尼普霍夫的自然条件很差，但它有森林和湖泊，海风可以直吹进来，这对于正在成长的奥托·冯·俾斯麦来说，这里无疑是他童年嬉戏的天堂，对于这个未来的乡村贵族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学校。

奥托·冯·俾斯麦的母亲希望儿子能够认真读书，接受良好的教育。本来奥托和他的哥哥伯恩哈德在进武备学堂前，是可以请一位家庭教师来克尼普霍夫给他们上课的，但那时的威廉明妮同丈夫的关系已趋紧张，加之不愿意儿子们在这种乡间生

活，所以他执意把两个儿子送到柏林有名的普拉曼学校去上学。

这所“斯巴达克”式的学校，是教育家约翰·恩斯特·普拉曼开办的学校，它是按照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理想，将体操与身体锻炼结合在一起教育学生，一直教到高级文科中学的四五年级。该校的教师们深信，使每个学生体格健全就能振兴整个国家；通过经常的体育锻炼就能够训练智力去从事更高级的活动。但当奥托·冯·俾斯麦成为普拉曼学校的学生时，该校最著名的教师，不是外出办学、阵亡，就是被捕入狱，只有恩斯特·威廉·艾瑟伦还在学校担任数学、体操和击剑教练。

奥托·冯·俾斯麦不愿意接受学校这种近乎残酷的思想熏陶。虽然他学会了游泳和击剑，参加了由校长雅恩制定的体操活动来增进身心健康，但他并不感到幸福，相反，对学校的生活越来越厌倦。这从他上学初和几年后的学校评语中可以看出。他上学第一年的成绩单上写到：“性格开朗，热情奔放，受到大家喜爱”。而四年后的评语变成“他应努力克制发脾气，无论是认真做作业还是无节制的娱乐，在自己的生活中都应注意适度”。因为此时的他把自己比作被冷酷无情的城里人剪短了翅膀的大雁，是一只时刻都想逃离牢笼的狐狸。

奥托·冯·俾斯麦在普拉曼学校熬过了艰难的六个年头后，于1827年先在腓特烈大街腓特烈·威廉文科中学上了三年学，后又到灰衣僧修道院文科中学。这两所高级中学并不使他感到

吃力，但他自己也没有做出特别的努力，从而开始了一段较为宽松的学生时代。

他住在波纳尔博士的家里，这位老师比之普拉曼学校的老师更善于激发孩子的兴趣。

学生时代的奥托·冯·俾斯麦在这两所着重因袭陈规的学校里，从未超过中等生的水平，数学是这样，历史和地理的成绩也不出众，特别是他极想摆脱希腊文的学习。他自称古希腊对他格格不入。但他对拉丁文这个欧洲的关键性语言所持有的态度却不尽相同，为他日后完全掌握法语和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他就成了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敬佩的杰出的修辞学家。

尽管奥托·冯·俾斯麦生活在苦闷之中，但他对文学作品很感兴趣，特别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当然还是过去几个世纪围绕战争与和平所进行的斗争史。他崇拜统率大军、驰骋疆场的凯撒，也羡慕东征西讨的克伦威尔，这些多多少少给他那颗孤独寂寞的心，增添了些许宽慰。

即将成为大学生的奥托·冯·俾斯麦被学校老师看成是一个“有能力、有前途的青年”，他的高中毕业考试成绩在全班同学中名列第15名，可是这两所中学的教学质量是相当高的。

1830年前后，政治上的大事是法国七月革命，俾斯麦的母亲对这次革命十分关注，经过她，七月革命也影响到俾斯麦。但是宗教对母子都成了问题。威廉明妮在严格不可知论和风行一时的唯灵论之间动摇不定，而奥托从小就习惯于在夜间

向万能的主祷告。按规定 16 岁时他应该受坚信礼。在母亲的安排下，1831 年俾斯麦到圣义、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会牧师、柏林大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那儿去上宗教课。宗教宣扬的俯首帖耳，对这个 16 岁的青年来说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那两年的日子里，虽然俾斯麦以年轻人的漫不经心，没有密切注视在萨克森、库尔黑森、不伦瑞克和汉诺威等地区发生的骚乱，但他毕竟了解到 1830 年发生在离他住宿不远的地区所发生的骚乱。1830 年后的几年中，成长中的青年俾斯麦在他的某些抉择时刻所考虑到的和他在大学宿舍，在思想上所完成的发展得到了实现。

既然上过名牌中学，又在一位备受人们尊重的牧师那里上过宗教课，那么大学也应该是最好的。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威廉明妮安排儿子进到德国最好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学习。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威廉明妮希望格廷根能够把普鲁士式的对国家的忠诚同一种可能秘密的愿望结合起来，使她儿子得以像他父亲那样步入外交界，成为外交官。于是 1832 年 5 月 10 日，俾斯麦注册入学，成为“法学和政治学的学生”，这是他在哪里作为学生参加过的唯一的大学典礼。这时的俾斯麦终于感觉到自己完全摆脱了看管。

俾斯麦刚进大学不久，就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注目。在大学里他最早结识的朋友是一个美国人——约翰·洛恩罗普·莫特

利。

在学校俾斯麦的感情和考虑都反对他参加任何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社团，他参加的是被莫特利认为“最为出色”的联谊会——“汉诺威”学生联谊会。但是并没有使他养成“良好的社交方式”，而是沉缅于无忧无虑的、以抽烟喝酒为乐事的大学生生活。俾斯麦对听课和考试不感兴趣。他违背母愿不读法学著作，却爱读拜伦和司各特的作品，并且负债累累，还有过桃色新闻，被校方关了三天禁闭，但俾斯麦却并无任何悔改之意。

在他大学的三个学期中，进行过 25 次决斗。有一次，他还受了伤，并缝了 14 针。这使他经常耿耿于怀，把它归咎为对手的不正当一击所造成的。

俾斯麦并不是在格廷根结束学业的。由于债务和校方的禁闭威胁，他离开了这所大学、这座城市。经过母亲的多方活动，他终于在柏林大学上了学。他在柏林虽然也没有考虑进行系统的学习，但是他继续勤奋学习，爱好讨论，跟早就对格廷根感到失望的莫特利保持着友谊。他的另两个朋友就是凯泽林两兄弟。

1835 年 3 月俾斯麦从柏林大学注销学籍。5 月，他通过了法学考试的第一部分，取得了司法见习生的资格。几天后作为“柏林高等法院听审员”，从事记录工作。一年后，他完成了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俾斯麦完全以适合考试策略的风

格写成的文章获得的评价是“很好”和“优良”，口试也获“很好”评定。接着被提升为政府候补官员。他的大学生涯结束时虽没取得他母亲所希望的那种荣誉，却也具备了他母亲期待已久的担任外交职务的前提。这一切表面看起来很成功，但是在俾斯麦的内心深处对在柏林高等法院工作并不感到很开心。可从另一角度说，20岁的俾斯麦总算熬完了“疯子”般狂暴的大学生活，被突兀地推入社会。

步入社会的俾斯麦，不久即遭到了首次挫折。因为普鲁士外交大臣约翰·冯·安西隆告诉他应先在德国任职，而不要进入欧洲外交界，这使俾斯麦深感失望。1836年，俾斯麦带着令人吃惊的无忧无虑心情去亚琛，那里等待他的是口试。他必须未作预先准备地翻译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文，用拉丁文说话，并且详细叙述历史和哲学体系。以辉煌的成绩结束了这一切，被认为具有出色的判断力、敏锐的理解力和流畅的表达力。最终，他被派到亚琛，到莱茵河左岸的疗养浴场地区，任职于莱茵政务参事手下，负责把这个边境地区并入受普鲁士控制的关税同盟。

当时的亚琛由于地理环境好，特别是对英国贵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喜欢莎氏作品的俾斯麦，不久便得到当地居民区居民的喜欢。工作的起点是成功的，但是，俾斯麦的本性决不可能允许这种没有摩擦的生活，很快，他就又陷入了他那梦寐以求的社会和个人想入非非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又处在了新

的窘境当中。“现在同桌就餐的有 17 个英国人，两个法国人和我自己。我们坐在楼上贵族之末，即克利夫兰公爵和公爵夫人，公爵的侄女拉塞尔小姐……然后一串真正的不列颠人”。这就是俾斯麦给在克尼普霍夫的家信中所提到的。

他承认他同拉塞尔的交往，正如他所预想的那样，尽管他热爱她爱慕她，然而却也不得不向哥哥承认，“与富有的人交往”常常使他手头拮据，但他却不顾一切。这种情况在次年他与另一英国女子伊莎贝拉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837 年，俾斯麦认识帕森哈姆地方的英国国教会教长的 17 岁女儿伊莎贝拉·格林—史密斯。这位异国少女，令他一见倾心，神魂颠倒。接着他未经准许地超假一个月，他原来请假是两个星期。

这期间，他陪姑娘一家去法兰克福和威斯巴登。在这里他兴致勃勃，花钱如水，诸如早餐前洗矿泉浴，在月光下举办香槟酒会，他全都包了。仅威斯巴登一地即花去 5100 马克。这与他日后同其妻约翰娜蜜月旅行，玩遍了奥地利、意大利名城山水，耗时 2 个月才花去 2250 马克，这一前一后的对比，反差是何等悬殊！可见他为这次恋情投资是多么的慷慨。

克尼普霍夫家人对俾斯麦这种愚蠢的行为感到吃惊。就像他在信中所说“伊莎贝拉迄今还不会说一句德语”，别人是很难想象她能作一位在外交上具有前程的普鲁士庄园主的妻子。

等俾斯麦从外赶回亚琛，已是超假三个多月了，他的上司

见其久而不归，便将他解职停薪，而不听他做任何解释。最后，终于这桩婚事因家人的干预（也许是别的原因）而没有成功。当“安排好了的关系和完全地和最后地破裂”时，留下的只有“对四个月的蜜月的回忆”和巨大的债务，这是俾斯麦多年的性格所造成的。

这次浪漫的经历本来是可能毁掉俾斯麦的官场前程的，因为普鲁士国家机关对这种事的处罚是极其严厉的。所幸俾斯麦家族同宫廷有势力的权贵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波茨坦当局宽恕了他的这种行为。此后，俾斯麦在波茨坦当局政府中工作。1838年春，他参加了一个近卫猎兵大队，为了脱离这一年的军役，俾斯麦又施展了他的“功夫”，以“我抬起右臂就感到疼痛”为由，向医生诉说，但是这种使用过上千次的方法在这次的尝试中却以失败告终。于是，他不得不穿上军装，到柏林卫戍区去度过12个月的兵役。

在柏林服役一段时间后不久，由于家里发生的事缩短了他的服役期——他母亲的病恶化了。1838年9月，俾斯麦还在波茨坦时，就经常到柏林去看她。他母亲在柏林受医生护理，并且也受到周围的人，特别是她的出自伯克尔一门肯系的同父异母妹妹的照顾。

1839年1月，俾斯麦的母亲去世。母亲的去世并未使俾斯麦深感痛苦，加上与上司的关系不和，便放弃了官场生涯，遵从父愿，回到家乡经营父亲的庄园。在这里，俾斯麦觉得很

快活，管理工作也不复杂，闲暇时还可以博览群书。

1839年夏季，俾斯麦利用这段时间熟悉庄园，并向波茨坦当局提出了正式辞呈。他说：“我知道，我的抱负是指挥别人，而不是听人指挥”。

经过他的精心管理，农庄的产品打入世界市场，产值也提了三分之一。这些经济上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在亚琛的挫折。俾斯麦声称，他的外交风度就是从家乡的马市上学来的，通过经营农业，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他也逐渐成为资产阶级化的容克。似乎他的前途完全在易北河以东的沼泽和田野上。但是，后来在这种乡村容克地主生活上全不再是“远山美丽的蔚蓝色的云雾”了。

在个人生活上，俾斯麦仍旧摆脱不了旧日的习性，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例如他骑着那匹矮壮的黑红马，在草地和林区里横冲直撞，根本不把佃户的土地和生命看在眼里。还多次用手枪朝天花板开枪，向朋友通报他的来访。还有一次，他象牵狗一样牵着一只惊恐万状的狐狸，并且走到邻居的客厅里，然后吆喝狐狸奔跑。有时以吓唬邻近的容克取乐。他的这种行为很象18世纪粗鲁的没有教养的英国乡村贵族，被邻里乡人称之为人人谈虎色变的“疯子俾斯麦”。

但是俾斯麦也有他和蔼可亲的一面，尤其是对克尼普霍夫和附属的两个庄园的佃农们，常常同他公开显示的傲慢态度迥然不同。

1841年，俾斯麦向一位姑娘奥托琳妮·冯·普特卡默尔求婚，虽然他此时的放荡不羁作风已然消失，然而依旧被那位庄园主的女主人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原因是她不想把女儿交给像俾斯麦这样名声的人。这次求婚的失败，对于年届而立之年的俾斯麦深感沮丧。

在父亲和哥哥的劝说下，俾斯麦开始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假。从七月至九月作了一次去英国、法国、瑞士的旅行，以消除他内心的郁闷。

休假使俾斯麦得以脱离波美拉尼亚的单调生活，也使他痛苦地感觉到波美拉尼亚的农村生活和容克地主生活的平庸和狭隘。但同时，也增加了扩大他在孤独中阅读书籍的需要。他那种波拿巴主义类型的孤独——绝望的英雄，在他的身上唤起同类的感情，从而唤起他日后展现出来的力量。此时的俾斯麦大声宣布：“我或者成为普鲁士的最大无赖，或者成为普鲁士的第一男子汉”。

出于这样的目的，俾斯麦开始变得爱交际了，特别是冯·塔登—特里格拉夫家族和青年时代的友人莫里茨·冯·布兰肯堡，把他带进他们的圈子，并且极力劝诱他改变信仰。俾斯麦曾多次参加已成为莫里茨未婚妻的玛丽·冯·塔登的莎士比亚作品朗读会，由于他良好的英国语言及文学的功底，使他很快就成了一位极受欢迎的人。

与玛丽·冯·塔登的亲密关系，使两人既幸福又痛苦。特别